游 踪

凤凰山中寻凤凰

□ 杨训波

凤凰山位于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端，地处南涧县碧溪乡、拥翠乡和公郎镇结合部，是我国西南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

凤凰山这个名字很美，在这个美丽名字后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中，凤凰山原名叫“草王山”，山中有一种仙草，一对凤凰为了守护仙草而飞到此山中。此时，老虎也到山中寻找仙草，由此而展开了一场争夺仙草的“大战”，最终凤凰战胜了老虎，百鸟纷纷前来朝贺。人们目睹了百鸟朝凤的壮观场景，将“草王山”改名为“凤凰山”，并把每年立秋至立冬这段时间定为“朝凤节”。

这个传说是我在上高中时听到的，当时就很想到山中一探究竟，但终未成行。从事编辑记者工作以后，我便时常到这座山中采访，期待着寻到传说中的“凤凰”。一次又一次地进山探寻、一次又一次的书写，让我渐渐明白：我一直在寻找的“凤凰”，一半源于流传多年的神话传说，一半则是山中日新月异的变化。

凤凰山之美，美在生态、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春天里，春风漫过山峦，山间各种花儿次第绽放，甚是美丽。多年前，我曾和摄影家们到此采风，欣赏过清风拂过、花瓣如雪的梨花盛开场景。在这个时节，我也曾深入到一个名叫桂花箐的村庄，喜看树头菜给村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入秋之后的凤凰山，又多了一场爱鸟护鸟的活动。我曾和同事专程进山，报道过那里有序开展的鸟类环志工作。昔日，生活在凤凰山一带的人们喜打鸟。据《蒙化府志》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有今山名曰凤凰，秋冬之际，百鸟夜朝，惟鸦雀不至，夷人燃火罗之，应宜历禁……”由此可见，早在唐朝时期，蒙化府辖区内的凤凰山一带，就有乡民利用篝火和候鸟的趋光性捕鸟了，这种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村落间还存在。从1999年起，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涧管护局在凤凰山开始了鸟类环志保护和候鸟迁徙研究工作，爱鸟、护鸟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捕打鸟类的现象才得到根本性的遏制。资料显示，2025年共环志候鸟100种1104只，首次环志到迁徙候鸟棉凫，刷新了凤凰山鸟类环志新纪录。至此，凤凰山已连续26年进行候鸟环志工作，为候鸟的科学研究和监测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数据，并在候鸟保护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

后来，山中陆续建起了几家农家乐，我和同事也曾多次前往拍摄农家乐里的特色美食，撰文推介山中美食美景。

今年5月初，我再次到凤凰山采访，此次采访的对象是一座茶庄园。到庄园一看，才发现这里曾是我采访过的凤凰山茶场。经过三年多的改造提升，早已旧貌换新颜，一个集制茶、餐饮、住宿、文创于一体的茶庄园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个特色树屋依山而建，错落有致间，与青山茶园相映成趣；特色餐馆业已运营，在这里可品尝到茶与食物搭配在一起的不同滋味；茶叶初制所、精品制茶厂，构建起茶叶种植、加工和市场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彻底打破当地茶叶粗放加工、零散售卖的传统模式，这些特色文旅项目吸引着各类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据庄园负责人介绍，周末到这里旅游的人不少，节假日更多一些，也有一些艺术家会到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潜心创作。

昔日，凤凰山是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凤凰”，通过近几年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凤凰山，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这里旅游了。我觉得，一直生活在山中的“凤凰”已被越来越多的人寻到：山水、人文、产业交相辉映，让这座大山焕发出了新活力、多了新场景。

天峰有狮

□ 张美华

天峰有狮，石狮。

老君殿建筑群的正东方，是三天门。三天门的前面，不无例外，有石狮。不仅一对，而是一对青色的大型石狮带领着12对黑色的中型石狮。大中小，是我个人从视觉上对天峰山上见到的石狮一种简单粗暴的界定。而随后在老君殿拱券门两侧看见的，一左一右挂在墙上、犹如两只耳坠一般，大约有40厘米长的石狮，则是我心目中的小狮。

大狮子除去基座，约有三米高，不怒自威。近一米高的基座，四周一面刻有戏水的飞龙，一面刻着展翅的金凤，另两面雕刻怒放的花朵。石狮脖颈上围挂一条红绸，红绸颜色虽然已经有些浅淡，在一片青绿中却也很是显眼。石狮原本的青色此刻有些斑驳，而始作俑者是细碎的苔藓。本是存在感极低的苔藓，附着在石头冷硬的肌理上，竟然有几分醒目。许是山中水汽充足，加之三天门前全是二三十米高的树木，遮天蔽日的树荫着实为苔藓营造了漫漶生长的好环境。

这对大石狮是什么时候安放于此的，我无从考证。但我笃定，相较于身后的黑狮，它们算是“新人”。我的笃定，来源于黑狮的色泽和其身上附着的苔藓。12对中型石狮通体黝黑，或坐或卧，身长约一米五左右。24只黑狮，12种不同的形态，相对的两只石狮形态大同小异，区别在于足底抚触的是绣球还是小狮，雄狮悠闲地耍弄着绣球，母狮则专注于自己的幼崽。这简单好记的特征，让我轻松分辨石狮的雌雄。形态各异的石狮，有的规规矩矩端坐，静心入定；有的悠闲趴卧在地上，似在打盹；有的俏皮地翘起圆滚滚的肥臀，作势欲扑；有的四足朝天，笑得不亦乐乎。短短87级石阶，与石狮擦身而过的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何为“道法自然”。

无独有偶，黑狮身上也爬满了苔藓。这些起源于4.5亿年前的植物看似柔弱，实则坚韧。山林中阴湿的环境让苔藓随处可见，哪怕是冷冰冰、光秃秃的石头表面，也成为苔藓着床的好地方。黑狮身下高20厘米的基座四周也刻有花纹，只是被绒绒的苔藓盖住了，无法辨认。尖利的爪子、螺纹形的鬃毛、裂开大口中整齐的牙齿……苔藓不放过黑狮身上每一处裸露的地方，随心所欲地繁衍生息。苔藓和石狮，不在意谁是主角抑或是配角，就那样相依相偎，在天峰山广袤的树林深处，一坐就是400余年。

穿过三天门时，中间门柱上两行小小的刻字“天自几时有起，峰从何处飞来”静静地立于石狮身后。进了三天门，左侧灵官殿门口又遇见一对大石狮，其后跟着一对中型石狮，红砂石雕刻而成，庄重威严。进了正殿往里走，偏西拐角处，即功德坊，是一座全石结构牌坊。在这里，我又遇见一对石狮。与先前特立独行的石狮不同，这对中型石狮身负重托，背上各托举一根石柱，石柱表面刻有游龙，缭绕的云雾中金龙盘旋其上，“游龙抱柱”大抵是整个建筑群里最繁复的石雕。石狮一侧有石象，也托着一对石柱，称为“双狮托柱”，石柱上书：问仙山古来如一太极，瞻杰阁高霄即九重天。狮与象并立，既有狮象呈祥之意，也在教化世人凡事要“前思(狮)后想(象)”。

狮象西边，是一道拱券门。出门时，那对小石狮撞入眼帘。它们尾朝上，头朝下，以跪卧之姿悬挂在门洞两侧，体形和小猫相差无几。见惯了安放于大地之上的石狮，我不由得对这两只“飞檐走壁”的石狮多瞧了几眼。随后，我又在玉皇阁门口看见了两只身为柱墩的石狮。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已将天峰山上整座老君殿里的石狮全部找到，不过，我不在乎答案。因为，我知道，天峰有狮，足矣。

点燃田野的油菜花

□ 姚静

油菜本是乡间作物，开花时却兼具了观赏价值。春日的乡野上，油菜花是最汹涌澎湃的色彩，满地流金，恍若梦境。

油菜春日开花，花落结荚，收籽榨油。在乡村常常数十亩、上百亩连片种植，花开成海，盛大壮观，是春季一景。油菜花花色金黄、灿烂耀眼，花间蜂蝶翩跹。伫立田边，亦觉暖意融融，特别适宜拍照，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可以当作手机壁纸的大片。

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座花园，大多数人住在钢筋水泥的楼房里，野外便是人们没有边际的花园。大自然的每一帧景致，都令人回味无穷。去看油菜花！是许多人春游的主题。哪里有花讯传来，一群又一群人就蜂拥而去。

油菜花是属于乡村的。油菜在乡下大面积种植，花开时铺天盖地，金光灿烂，翻滚成令人瞩目的景致。

油菜花宜入油画，它金光闪闪地铺满田野，漫天接地，那份耀眼的光芒是浓酽的油彩方能涂抹出来的。它是真正属于大众的花，观赏油菜花无须门票，它们一大片一大片盛开在乡间田野，金色流光奔涌相连。

自然界的花木野草，颜色总是搭配相宜，缤纷有缤纷的意蕴，素淡有素淡的况味，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来。就说这开满乡野的油菜花吧，单单一色黄艳横卧天地间，却也美得没有瑕疵。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搞笑的视频，视频里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装模作样地在油菜花地边慢慢踱步，配文写道：“农村人来看油菜花，装什么城里人？”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反问：“农村人就不能欣赏油菜花了吗？难道种油菜是农村人的事？赏油菜花却是城里人的专利？”当然这只是一个逗乐子的笑话，却也说明美好的事物，在城里乡下都受人喜爱。我梦寐以求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油菜花田。站在地头，除了欣赏，我心底还会涌起喜悦、成就、期盼等诸多感触吧。

稻田、麦地、油菜花，是乡村风景的主旋律，是浓浓乡愁的意象，是每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人记忆的幕布。

油菜花属十字花科，每一朵小花舒展着四枚小小的花瓣。单看一株油菜花，纤弱单薄，毫不起眼，它们只有成片开放才能在天地间铺出一片耀眼夺目的风景来，那是群体光芒的绽放。一片片油菜花田，会让你觉得春天是金色的。

油菜花开时，我会想起一首小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初春的光景，一切浅浅淡淡，柔美如画，灵动且充满生机。看油菜花从零星几朵开成繁华锦缎。看它们开到天边去，与青山相连，与蓝天相接，以少汇多，以小聚大，将大地铺展成一汪鎏金海洋。袖底尚有瑟瑟轻寒，眼前却是满目暖阳了。

油菜花的黄不刺眼，是温润柔和的金色，看似热烈却开得安静悄然。春风拂起，花浪起伏，广袤的田野瞬间明艳起来。

面对美景，我们的语言十分有限，看到的景致，感受到的情绪，许多都说不出来。油菜花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觉得它大美不凡，却常常词穷，无法描绘。我在键盘上敲下的这些字，不过是简单的落笔，无法写出油菜花盛开时那种博大壮阔之势，更无法写出它们迎风凋零时那份坦然的风骨。

油菜花开时节，看似喧闹，我却喜欢独守田边，静静地去看那千朵万朵花儿在风中摇曳，感受它们在春风里的沉笃。每一朵花都清楚自己的使命，授粉、凋零、结籽，而不是取悦来来往往的游人。各地的油菜花都在开放，散在乡野各处，它们的根紧守脚下的泥地，默默酝酿着一个丰硕的秋天。秋天的油菜花田里是一枚枚饱满的籽荚。我们都懂，成熟即收割。就像今天的我和昨天不同，明天的我又将是一个全新的人。像一块油菜花田一样去珍惜一切，天晴，就收集阳光；下雨，就倾听雨声，全盘接受所有的赐予，好的和坏的。

人的心灵是不一样的，有贫瘠，有丰富，有灵动，有呆板，也决定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感受。心思细腻的人听得到花开的声音；善于共情的人，看得见落花的凄哀。一场雨，一阵风，会带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万物的意义，麻木的人感知不到。

或许，许多人心里都惦念着一块油菜花田吧。

花间静语

大 理 美

霞映苍洱暮色美

暮色下，霞光给洱海画上了两种色调。洱海西岸落日熔金，橘红霞光铺满水面，热烈又温柔；洱海东岸静谧悠远，深沉似迷。 [通讯员 杨熙雨 摄]

民俗巡礼

耳子歌——山地白族古代传统舞蹈的活化石

□ 杨卓如

耳子歌是留存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检槽乡白族中一种具有傩文化特征的传统舞蹈艺术，兼具傩舞、戏剧与歌舞特征，于2014年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Ⅲ-126）。

“耳子”是白族话“憨子”或“哑巴”的意思，“歌”，白族话“跳”“舞”之义，“耳子歌”即“憨子舞”“哑巴跳的舞”。

一些研究者认为：耳子歌是具有傩文化特征的原始戏剧舞蹈，集歌、舞、宴、乐、祭祀为一体，被誉为白族古老舞蹈艺术的活化石。

耳子歌是一种具有人物、对白、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一定表演程式的，既有舞蹈的特征，又有戏剧表演性的原始戏剧舞蹈，兼具“原始性、仪式性、戏剧性、舞蹈性”等特质，是至今仍保存于大理白族地区具有古傩文化特性的一种民间传统艺术，是为数不多、存活大理民间白族傩文化的鲜活范例。

耳子歌的表演一般在结婚或者新建房屋时演出，旨在驱邪逐疫、祈求生育、家宅平安及道德教化。

主要角色包括老倌、老妈、耳子（3人）、耳子媳妇（3人）、春官、郎中、指点人（指挥者）等。角色全部由男性演员扮演，须化妆并穿戴特定服饰。

表演开始，长号唢呐报喜，鼓乐满堂开泰。第一场“耳子闹宴”：“耳子”们在席间穿梭唱跳，与宾客在打诨逗乐中抢食红肉，寓意纳福、吉庆、美满；第二场“耳子闹婚”：有着“拦彩门”“跳四方”“拜喜神”等歌舞演艺。主人家拦住自家房门，“耳子”一家在门外聚集，两方隔着门对答叫嚷，几番轮回后，“老倌”打开家门迎客，寓意将喜庆迎进屋。在演出中用到的生姜、花菜、猪膀、白酒、算盘等物件也各有寓意；第三场“耳子祈福”：在“祭土神”“起五方土”“送土神”的环节中，整场婚礼接近尾声。

最后，“老倌”带着“耳子”们以一曲白族《十二生肖调》结束整场演出。

耳子歌的舞蹈韵律多为二四、三四拍混合，动作来源于劳动生活，或模仿劳作，或模仿禽兽或动物（如“小羊吃奶”），语言多用白语，穿插幽默对白与儒家礼乐教化内容。

耳子歌保存了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远古信仰符号，是研究山地白族农耕文化、民族风俗及古傩文化对白族民俗的影响的重要实物资料。

美食地理

云龙民建风味八大碗

□ 杨利军 徐城标 文／图

民建八大碗是大理云龙县民建乡代代传承的本土传统宴席菜系，扎根澜沧江支流山间农耕民俗，是当地婚嫁、寿宴、节庆、待客最高规格宴席，属于白、汉、彝多民族融合形成的乡土非遗美食，承载山乡待客礼仪、团圆祈福的美好寓意。宴席固定八道荤素搭配菜肴，以当地土猪肉、山野食材烹制，用传统青花瓷土碗盛装，故称“八大碗”。

“八”象征八方来财、八方顺遂，八碗齐全代表宴席隆重、主人诚心待客；民建乡混居白族、彝族、汉族，八大碗融合白族蒸制技法、彝族红肉习俗，是民族团结饮食符号的象征。

如今民建乡将八大碗作为乡土特色美食名片，结合高山牧场、鸡茨坪原始森林、芦笙非遗民俗共同打造乡村文旅，是摄影采风、乡村旅游必体验的特色美食。

大理掌故

华中大学在喜洲办学

□ 母锡鹏

“喜洲是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好地方。它怀抱洱海、背倚苍山，只见海心扬波、山顶积雪，好一派壮观景象。经年气候常在5~30℃，只见春花秋月之乐，绝无奇寒盛暑之苦，且交通方便，车、船皆可通达海外各地及附近各处。华中大学就坐落在这天然乐园之中。”这是20世纪40年代华中大学第一任校长韦卓民撰写的校园简介。短短一百多字，足以说明喜洲的魅力。

抗战初期，华中大学为避战火，从武昌转至桂林，在桂林短期停留后转至昆明；1939年初从昆明转至大理喜洲，直至1946年，在喜洲的大慈寺一待就是8年。华中大学迁到喜洲之际，正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是白族人民接纳了华中大学和华中大学的师生，是喜洲祥和的氛围和清朗的湖光山色为华中大学提供了静怡的办学场所。

华中大学在喜洲办学的核心区是大慈寺。大慈寺位于喜洲寺上、寺下两村之间，始建于南诏初期，为大理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它坐北朝南，释、儒、道三教合流，大门有对联：“三教同心，忠恕慈悲感应；上善若水，澄潜混沌浑沦。”其中的魁阁不大却古色古香，上刻“文明”2字，每字长、宽各约1米，苍劲有力，有王羲之遗风。

华中大学是当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该校在喜洲期间，广泛传播现代文明，促进社会进步，为白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著名学者、教授在喜洲研究白族文化，其中包渔庄教授的《火把节考》、徐嘉瑞先生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等成为研究白族文化的奠基之作，使白族文化走向了世界。华中大学学者在研究大理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大理人的善良和热情，在华中大学最艰苦的岁月，大理人给予了华中大学最及时和最友善的帮助。8年时间，喜洲人和华中大学师生和睦相处，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中大学在喜洲8年，共招收8届学生，其中云南籍学生有300多人，为大理乃至云南的文化和教育作出了贡献。经历70个春华秋实，华中大学和喜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华中师范大学已经是一所拥有众多专家、教授和现代教学设施的综合性师范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中师范大学以“求实创新、立德树人”的校训自勉，坚持立足湖北，服务中南，辐射全国，为国家培养了16万多名毕业生，其中90%以上分赴各地教育战线，成为中、高等学校的教学骨干，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各类优秀建设者，他们有的担任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职务，如教育部原部长何伟等；有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突出的业绩，如德艺双馨的全国著名曲艺艺术家夏雨田、荣获美国总统杰出教授奖的化学系毕业生李静等。

为了向世人展示一种不该忘却的精神——那种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为振兴中华民族而认真治学、努力求学的精神，2008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与大理市在喜洲竖起“华中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使喜洲这个古老文明而又现代化的小镇重新昭示了那段值得纪念的历史。

华中大学在喜洲办学期间，书声琅琅、弦歌不断，一方面得到了喜洲商帮、社会名流和喜洲人民的大力支持，为边疆少数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华中大学在边疆办学的历史展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教育界永远传颂的佳话。